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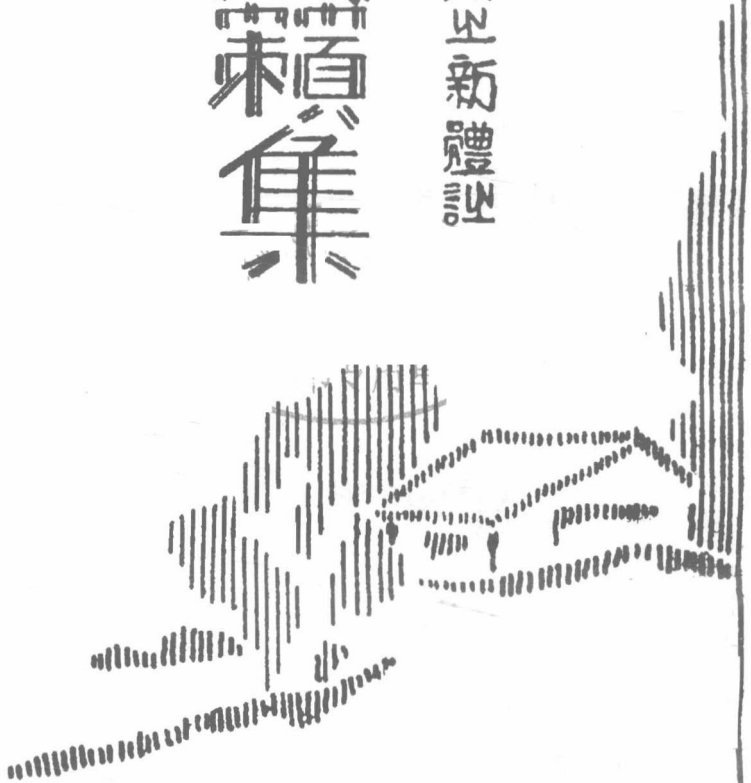
一百五十五新體註

天籟集



一百五十五新體記

天籟集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印行

天
籟
集

定價大洋四角

編輯者 鄭 旭 旦

標點者 上 海 悲 增

印刷者 中 原 書 局

總發行所 上 海 英租界棋盤街 中 原 書 局

分發行所 廣 州 雙門底聖賢里 中 原 書 局

重印天籟集序

天籟集一卷，錢塘鄭旭旦輯；廣天籟集一卷，山陰悟癡生輯；這兩部書，都是豆腐乾式的小冊子，清同治八年浙江書局初印本，竹紙鉛字，字跡都很清楚，但這書在十年以來，是早已絕跡於坊間的了，有沒有再版，也不得而知。

這兩書所輯的，多是江浙一帶的鄉里歌謠，合計有七十餘首，我們用新文學的眼光看起來，實在首首都是絕妙好辭，不媿他的集名天籟二字。每一首前後，都有拖泥帶水極酸腐的評語，而後評較前評，其八股氣尤重，大概還不是一個人的手筆，但

是把這些極酸腐的東西，放在極清靈極活潑的妙文後面，反而可以相映成趣，譬如吃蟹蘸些酸，轉增風味。所以我現在重印的時候，依然保留着，並不刪去，雖然也因刪去了字數太少，而我自己又懶，不能照樣補充的緣故。至每首中間，尚有許多夾評，都是金聖嘆式的妙——妙——奇——極趣——等語，但有幾句還算中肯，能搔着癢處，比起前後兩位十三經蛀蟲要高明多了，自然也照樣嵌在裏面。

這七十餘首歌謠，雖然一首有一首的趣味，但我們若用研究文學的方法歸納起來，當得以下的四類：

一，藏有生活背景的——這一類集中最多也最好，小兒女見

聞所及的，自然不出於家庭親戚之間。然而在舊禮教舊習慣底下的家庭親戚，也儘有許多痛苦，許多問題；大人們因種種關係，不便說出，而小兒女們心到嘴到，却毫無顧忌地直喊出來，使人聽了，渾身鬆爽。例如：

本集三

青萍兒，紫背兒，精細娘叫我，織帶兒，媚帶兒帶兒幾丈長？三

丈長。搖曳生姿把娘看：賣弄寫盡女兒「好女兒」如脫于口把爺看：「一枝花。

」奇妙把哥哥看：「賠錢貨。」奇妙把嫂嫂看：「活冤家。」奇妙

「我又不喫哥哥飯，我又不穿嫂嫂衣。開娘盒兒搽娘粉，開孃

箱兒着娘衣。」香媚之極

十四

薔薇花兒朵朵開。畫大娘吃酒二娘篩。三娘擺出果子碗碟兒

來。如語亦復如畫間一長句搖搖有致四娘罵我此五娘耶狗奴才。我又不是挨來的，我

又不是走來的，我是花花轎兒抬來的。口齒歷歷如見如聞十錠金，十錠

銀，十個梅香來接親；哥哥抱上轎，嫂嫂送到城隍廟。瑣碎得妙鋪張得妙

十五

黃花兒，着地生。畫我是外婆親外孫。外公出外叫請坐。外婆

出來叫肝心。舅舅出來不做聲。摹舅姆出來努眼睛。摹一碗

飯，冷冰冰。活一雙筷，水淋淋。活一碟菜，二三根。活打碎

舅姆蓮花碗，一世不上舅姆門。

二，關於婚姻問題的——這一類數量也很多，但最有含蓄趣味的要算下面一首，就舉他做例：

十七

黃狗黃狗你看家，的是小女兒聲口我在園中採紅花。一朵紅花採不了，

妙雙雙媒人到我家。我家女兒年紀小，眼不會伏侍大人家。爹

阿爹！不要愁！娘阿娘；不要愁！擺搖得妙看我明朝梳個好光頭。

的是小女兒見識前邊梳了盤龍髻，後邊來到看花樓。看花樓上好飲酒。

妙他彈琵琶我拍手。妙

三，只取譏罵態度的——這一類只不過因他人身體行為有欠缺的地方，信口譏罵，別無深意，例如：

廣集六

臘擦臘，偷雞殺，偷隻雞來整裏殺。刀又鈍，雞又叫，嚇得臘擦家婆哈哈笑。

四，隨口湊合毫無意義的——這一類既無意義，自亦無文學的價值可言；但我人平日說話作文，大都先有所爲，而後方有所謂，若無所爲時，決不能有所謂，獨有這一種歌謠，並無所爲而竟有所謂；蓋其動機只在於要唱，並沒想到要唱些什麼也。所以以前三類有意義的還只算人籟，這一類無意義的才算真正的天籟呢！例如：

一顆星，掛汕瓶。油瓶漏，炒豆黑。黑豆香，賣生薑。生薑辣，疊寶塔，寶塔尖，戳破天。天呀天，地呀地。三拜城隍老土地。土地公公不吃葷，兩個鴨子囫圖吞。

記得二十年前，那時我至多不過八九歲罷；正在家塾裏念孝經。晚上散了學，坐在天井裏乘涼的時候。有一大丫鬟名巧兒的常常教我唱什嗎「螢火蟲；夜夜紅。」之類的小歌，我也自然很高興。巧兒會唱的歌很多。不止十幾隻，因此我常想世界上學問最深的人，除掉教我孝經的老師以外，大約就要算巧兒了罷。可是有一天在父親的書櫃裏，忽然翻到了這兩本小冊子，那時天籟的籟字還沒有認識，只念他做天懶，翻開這本天

懶集一看，真使我歡喜得雙腳直跳。偷出來，一個黃昏就記熟了；明天唱給巧兒聽，誰知她大半跟不上來，於是我更加得意，顛倒做了巧兒的老師，壓倒了世界上第一個大學問家。

過了幾時，這兩本小冊子忽然又失了踪，忽忽二十年沒有發現過。直到去年底偶然打掃書室，才又在一個書架的頂上老鼠屎裏找着了。已經爛去了一角，幸而沒有損及正文。於是把二十年前的舊課，重行溫理了一遍，覺得趣味仍很濃，只不好意思再去坐在門檻上唱罷了。因此又想起那巧兒，她在我祖母故世的那年嫁給一個裁縫匠，聽說她近況很好。已經生了五個兒女，現在或者她那最小的女兒，也會唱「螢火蟲！夜夜紅。」了罷；

評語

天籟者聲之最先者也，在物發於天，在人根於性，鶯喚晴，鳩啼雨，蟲吟秋，水激石，樹當風，數者皆是也。兒童歌笑，任天而動，自然合節，故其情爲真情，其理爲至理，而人心風俗卽準乎此。其於詩也，有似於風流水柴門，夕陽樵徑，輜軒過之，可以觀矣。「戴山老叟」

悟癡雅士也，喜爲妙語解頤，其文多微辭，或與筆戰，輒受其侮，然遭者弗較焉，以其趣也。是編之評，亦性所近耳；嬉笑怒罵，無態不作，却語語自閱歷中來，作格言觀可也。「明湖

釣叟」

嘗聞里巷小兒嘔啞旅唱輒惡其囂，不樂聽詞之畢，遑計其可傳與否。讀此二集，乃覺耳畔猶有餘音，甚矣其足以感人也。人生自少至壯而老，不知費幾許筆墨，始得一二句入情入理之言；在小兒全不假思索，嗚呼！天也，吾淺之乎視之矣。「粥子」

前集杭諺多；作者本杭人；博者亦杭人，操土音之意也。是編雜出吳越間省，憶之無一篇能全，讀之乃覺心會；蓋兒時誦習，觸之即是也。博聞強識者類不及乎此，以其無成書可稽；然小兒學語時，亦有師傳，絕不差謬一字，亦奇矣哉，殆天授之

耳。有此二集，吾慮其自此鑿矣，「弇山外史」

韻語最古，堯時康衢尙矣；西代以來，文章皆有韻，而方言不同，遂起後儒叶韻反切之惑；其實依字求聲，皆絕妙之文章也。自四聲定例，於是拘韻爲文，而韻學轉日晦，文體亦轉日卑矣。是編當在擊壤歌以後，邶鄘風以前，「求自足齋主人」天下童子衆矣，俚歌村唱亦繁響矣；是編與前集合之，不過五十篇，風詩三百首，愁古人轉費詞耶。然吳越間人，止能解吳越間語；非不讀其文，實不知其義耳。方音土諺，雜著乎詞，非習熟者莫究厥旨，存之以覘其風氣而已。「天隅遜客」

之一百年前
之新體詩

天籟集

錢塘鄭旭旦輯

上海悲增標點

錢塘許之叙校

雅音已熄，浩氣全消，生息相吹，童謠無口。吾願觸發天機，普度塵劫，人心不死，合當頂禮是言。

一

此古來第一奇文，章法，句法，字法，無一不奇。然亦只是魚肉請客家常說話耳。不意如此着想落筆，真絕世奇文。

牆頭上，一株草。風吹兩邊倒。

活現此如詩之興體

「今日有客來，舍

子好。」

舍子方言字也即何之義

「鯽魚好，」鯽魚肚裏緊愀愀，

趣

「爲舍子，

不殺牛？」

陡然翻起

牛說道：

奇

「耕田犁地都是我。爲舍子，不殺

馬？」馬說道：「接客送客都是我。爲舍子，不殺羊？」羊說

道：「角兒彎彎朝北斗。」

扯淡得妙

爲舍子，不殺狗？」狗說道：「看

家守舍都是我。爲舍子，不殺豬？」豬說道：「沒得說。」

說道沒得

說奇妙截然五段亦整齊亦變化章法之妙如此

沒得說，一把尖刀戳出血。

奇突至此

（原評佚）

二

一二三皆描寫女兒情事；一則已嫁之女，一則未嫁之女，神

情意態，聲口宛如見聞。真是寫生聖手。

月亮光光。

拆之有四層合來
只是一月字妙妙

女兒來望娘。娘道：「心頭肉，」

至戀爺

道：「百花香。」

奇妙解
不得

哥哥道：「親姊姊。」

沒奈何

嫂嫂道：「攪

家王。」

奇妙

「我又不吃哥哥飯。」

怒嫂嫂而併及
哥哥奇情至理

「我又不穿嫂嫂嫁時

衣。」

三字
毒甚

「開娘箱，着娘衣。開米櫃，喫爺的。」

天下妙人，只是會意。天下妙文，只是寫意。善會意者，不必有言，而意即是言。善寫意者，不必著意，而言即是意。讀此等文可以開悟。

三

青萍兒，紫背兒，

精細

娘叫我，織帶兒。

媚

帶兒帶兒幾丈長？三